



个人事件

斯 泰 因 著



个人事件

— — — — —

斯 泰 因 著

个 人 事 件

四幕六場話劇

林 耘 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АЛЕКСАНДР ШТЕЙН ПЕРСОНАЛЬНОЕ ДЕЛО

据苏联“戏剧”雜誌（1954, №11）譯出。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寫苏联机关党组织內为保障正直積極的党员而進行的斗争。赫列勃尼柯夫是个忠心耿耿的老共产党员、优秀的工程师。他因为在工作中坚持党的原則，沒有滿足个人主义者波盧勤的私慾；于是波盧勤利用人事司長的职权对他進行报复。波盧勤以赫列勃尼柯夫所介紹的一名工作人員后来因盜竊國家机密被捕为借口，給赫列勃尼柯夫捏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並操縱党支部会場通过了开除赫列勃尼柯夫党籍的决定，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但是后来由於正直的党员們正义的声援，監察委员会積極的支持和赫列勃尼柯夫不屈不撓的斗争精神，党終於查明了事件的真相，揭露出陰謀家波盧勤的丑惡嘴臉。党和行政領導恢复了赫列勃尼柯夫的党籍和工作，並給了違法乱紀的波盧勤应得的处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4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22 字數77,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4 3/16 插頁4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000册

定价(7)0.42元



謝列勃尼柯夫（納·
西蒙諾夫飾）和瑪麗
央娜（納·瑪瑪耶娃
飾）

杰尔加乔娃（叶·卡
里亞金娜飾）和乔尔
諾戈鮑夫（克·阿达
賽夫斯基飾）



列宁格勒普希金剧院演出剧照



杰尔加乔娃（阿·莫斯加列娃飾）和
柯劳阿里尼柯夫（姆·奥尔劳夫飾）



貝柯娃（符·奥尔劳娃飾）和波盧勤（格·基里洛夫飾）

莫斯科馬雅可夫斯基劇院演出劇照

登場人物

阿歷克賽·庫士米契·赫列勃尼柯夫(赫列勃尼柯夫)——工

程師,某部東方企業總管理局技術處處長,四十六歲。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他的妻子,三十八歲。

巴夫里克——他們的兒子,大學生,十七歲。

瑪麗央娜——阿歷克山德拉的前夫之女,大學生,十九歲。

伊昂·魯基契·喬爾諾戈鮑夫(喬爾諾戈鮑夫)——海軍
上校,五十一歲。

尤利·伊博里托維奇·柯勞柯里尼柯夫(柯勞柯里尼柯夫)

——上述總管理局技術處工程師,四十八歲。

克拉夫琪婭·謝爾蓋耶夫娜——他的妻子,四十七歲。

斯杰潘——他們的兒子,二十七歲。

費嘉舅舅——赫列勃尼柯夫的妻子的親戚,年紀很難確
定,約五十歲開外。

謝爾蓋·羅曼諾維奇·波盧勤(波盧勤)——某部人事司
司長,四十歲。

安娜·謝妙諾夫娜·杰爾加喬娃(杰爾加喬娃)——上述
總管理局黨支部書記。四十三歲。

薇拉·符拉基米羅夫娜·貝柯娃(貝柯娃)——上述總管
理局技術處工程師。二十九歲。

娜泰麗亞·華西里耶夫娜·瑪留金娜(瑪留金娜)——市
黨委會黨紀監察委員會委員,三十八歲。

事件發生在1952—1953年間,在莫斯科。

第一幕

第一場

早晨，柔和的十二月的陽光。赫列勃尼柯夫家中型住宅的一間餐室，有一門通前廳，一門通走廊，一門通鄰室。舞台前部有一張粗笨的未經油漆的高桌子，桌上擺着設計圖，透寫紙，和一盞裝在金屬活動燈座上的桌燈。赫列勃尼柯夫家住在高樓上。窗外是莫斯科的都市景色。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穿着大衣在房中走來走去，瑪麗央娜跟隨着她。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湯羹好了，够吃兩天的。

羊肉放在窗戶外邊，午飯的時候熱一熱，晚飯可以吃涼的。別忘了給爸爸吃藥。

赫列勃尼柯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從前廳進來。

赫列勃尼柯夫 出租汽車叫來了。薩莎^①，你準備好了嗎？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聲音中微帶顫抖）準備好

① 薩莎是阿歷克山德拉的愛稱。

了。

瑪麗央娜投到她怀里，緊緊地抱着她。

你怎么啦？

瑪麗央娜 沒什麼。原諒我吧。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別哭吧，孩子。到浴室里去把我的旅行提包拿來，我把東西都在那邊放好了。

瑪麗央娜下。

赫列勃尼柯夫 她怎麼的，不能早一點幫幫你的忙？共青团員小姐……（穿着那身衣服，坐到沙發上，用一種疲倦的與不經意的動作把皮包扔在沙發上，有一疊紙張從皮包里掉出來）你把他們兩個都慣壞啦——彷彿家里什麼事兒都靠着梭魚，根本就不必他們動手似的①……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阿廖沙②，阿廖沙，別折磨你自己，也別折磨我們了吧。你從來也沒有這樣激動不安過，她呢，看了你的樣子，也會覺得可怕的……

瑪麗央娜拿了旅行提包上。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走進前廳，回來時手里拿着一雙暖靴。

說不定，這也可能是一場虛驚吧？（坐下，穿暖靴，赫

① 蘇聯童話中有個少年提到了一條梭魚，因梭魚的請求又放掉了牠。梭魚告訴他幾句口訣，有什麼事都可找牠幫忙。以後少年就常唸口訣請梭魚幫他做事。這裡梭魚暗指阿歷克山德拉。

② 阿廖沙是阿歷克賽的愛稱。

列勃尼柯夫跪下一只脚，帮她扣上鞋扣）有过这么一回經驗，你記得嗎？（微笑了一下）我們白跑了一趟產科醫院。你也不用給大夫打電話，好嗎？摩拉莎^①，牙刷擱進去了嗎？

瑪麗央娜 啊呀！（跑下。）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阿廖沙……

赫列勃尼柯夫 什么？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你什么也沒有瞞着我？

赫列勃尼柯夫 （恍惚地）瞞着你？你說什么呀……

瑪麗央娜回來。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为什么你兩天沒有去上班了？

赫列勃尼柯夫 （故作驚訝地）难道我忘了告訴你嗎？我請了假。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你請了假？現在就請了？为什么呀？

赫列勃尼柯夫 为什么？你总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吧。一句話……（站起來）得上車了。司机大概在罵人了。

阿列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扣好行李提包）这就成了。

摩拉莎，把头巾拿給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請假？那你明天就去开封介紹信，明天就拿了醫療証去透視一下吧……

① 摩拉莎是瑪麗央娜的爱称。

赫列勃尼柯夫 該走了吧？

瑪麗央娜 我呢？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你不用去，做你的功課吧。希望一切都會很好，阿廖沙。（走向門口）天呀！把費嘉舅舅給忘了！（向瑪麗央娜）你往喀桑斯克車站打個電話去問一問，從塔什干^①開來的火車什麼時候到……

赫列勃尼柯夫 你這位費嘉舅舅來得真不是時候……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 （板着脸）別說了吧。阿歷克賽，我知道，你不歡迎我的親戚。（向瑪麗央娜）你好好兒地招待招待他吧。留他吃飯……你一周歲的時候，他照看過你。（走出門口，又回身進來）什麼也別動。別收拾屋子。犯忌諱的。

瑪麗央娜 咳，媽媽……

赫列勃尼柯夫 媽媽要這樣。就別去動吧。

三人一同走入前廳。

瑪麗央娜的聲音 讓我最後再擁抱你一下吧。

阿歷克山德拉·伊凡諾夫娜的聲音 我的傻孩子……

接吻聲。靜場。汽車開走的聲音。

瑪麗央娜 （回來，嘆了一口氣，從書架上拿下筆記本，打開來，憂鬱地念着）“процессус мускулярис^② ——肌肉突起”。

（跑到電話機跟前，撥電話號碼）是喀桑斯克車站的問事

① 塔什干是蘇聯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

② 是拉丁文，意見破折號的後面。

处嗎？从塔什干开来的火車什么时候到？已经到了嗎？（掛上电话話筒，攤了攤兩手，重新在沙發上坐下）“Ослак-рималис ①——淚骨”。（看見了父親扔在沙發上的皮包和从皮包里掉出來的紙張，就把紙張放進皮包里）“Литаментум вокалис ②——聲帶”。（有一張紙頭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拿起了紙頭，一邊嘴里還在機械地念着）“ВОКАЛИС”……這是什麼？噢噫，這是什麼？……（默讀。）

電話鈴聲。瑪麗央娜手里拿着那張紙，眼睛里滿眶淚水。電話鈴聲繼續響着。喬爾諾戈鮑夫出現在門口。他穿着黑色的海軍大衣，制帽上綴着金色的冬青樹葉。他向瑪麗央娜看了一眼，然後向電話機走去。電話鈴聲終於停止了。

喬爾諾戈鮑夫 門敞着。眼睛是濕的。電話也沒有人接。出了什麼突然事變了吧。

瑪麗央娜 您是誰呀？（跳起來）啊，對了，是費嘉舅舅吧？

喬爾諾戈鮑夫 我哪兒是費嘉？我是伊昂。很少見的一個名字，對吧？我是伊昂·魯基契·喬爾諾戈鮑夫。你好啊。你是赫列勃尼柯夫的女兒嗎？我說對了吧。可是為了什麼緣故，你要把地給淋濕呢？得兩分了嗎？

瑪麗央娜 （愕然地）您為什麼叫我“你”？

喬爾諾戈鮑夫 行，我們能把問題搞清楚的，你先把眼

①、② 都是拉丁文，意義見破折號的後面。

淚擦干了再說吧。（敞開大衣，掏出一塊大手帕來。）

瑪麗央娜急驟地離開他。

啊！在你們那個中學里對你這種態度會怎麼說？

——“驕傲得發炎了”還是“無禮之極”！

瑪麗央娜（冷淡地）您弄錯啦。我中學早畢業了，在念醫專啦。對不起，您的口氣也太冒昧啦。您的軍銜高，可是那也不見得就給了您這種權利……

喬爾諾戈鮑夫 嘿，孩子啊，這個軍銜在我並不算高，我帶着這個軍銜已經八年多了，就當個海軍少將也够資格了，不過這一點，上級當然看得更清楚。（坐下）至於我把你稱做“你”，親愛的，倒不是因為我的地位高，而是因為我，嗯，已經有了這麼一把年紀。你十幾歲啦？

瑪麗央娜 十九。

喬爾諾戈鮑夫 老實說我把你當成了一個中學生，眼睛都還是濕的呢……瞧，這都是因為自己沒有兒女的緣故。（突然站起來，把大衣鈕扣全都扣上，行了個軍禮）對不起，您的台甫怎麼稱呼？

瑪麗央娜 瑪麗安娜^①。

喬爾諾戈鮑夫 貫徹到底吧，連父稱也一併加上。

瑪麗央娜微微一笑。

那末，你們家到底出了什麼突然事變，赫列勃尼柯

① 瑪麗安娜即瑪麗央娜。

娃·瑪丽央娜同志？就請您向我，向赫列勃尼柯夫·阿歷克賽的朋友報告一下……

靜場。

瑪丽央娜 您跟我父親很熟悉嗎？

乔尔諾戈鮑夫 不管怎么說，熟悉到这种程度：他加入俄罗斯共產党的时候，我就决定了做他的介紹人。

瑪丽央娜 （活躍起來了）您？是您介紹他入党的？

乔尔諾戈鮑夫 是我介紹的。並且也不后悔。

瑪丽央娜 （激动地）您別后悔吧，別，別后悔。（急急忙忙把散乱在沙發上的紙張收拾起來，塞到皮包里去，把皮包扣好）我父親是个忠实的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黨員。您沒有介紹錯。請坐吧。請吧，我相信，爸爸看見了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他送我媽媽去了，我們家出了一件叫人心里挺不安的事情，我全都告訴您，把您的大衣、制帽給我吧，您請坐吧，請坐吧……（拿了茫然不知所措的乔尔諾戈鮑夫的大衣、制帽，送到前廳中去，又回來）您也認識我媽媽嗎？

乔尔諾戈鮑夫 薩莎嗎？阿廖沙把她跟你一塊兒帶到我那兒來的時候，你还抱在手上呢。我那时候住在軍官宿舍里，他們也沒有別的地方好去。那天夜里还下着雨吧，父母在詛咒着他們。薩莎的父親是个教堂里的牧师，可是阿廖沙呢，是个坚定不移的共青团員，后来……（不好意思地）你親生的父親还活着嗎？

瑪麗央娜 活着呢。就在这兒，在莫斯科的一个什么公司里做事。（沉默了一会兒）現在我的父親是阿歷克賽·庫士米契·赫列勃尼柯夫。

乔尔諾戈鮑夫 說得对。他扶养了你，就是你的父親。

可是你們家里究竟出了什么叫人心里不安的事情呀？

瑪麗央娜 爸爸送媽媽上產科医院去了……

乔尔諾戈鮑夫 妙極了！原來是这么一件突然事变？

不！此非事变，亦不突然。親愛的，要是弄得你这样：沒有人跑到你跟前來，騎在你膝盖上搖晃，沒有人來弄髒你的軍衣，沒有人拿釘子往地板上乱釘，你屋子里靜得如同博物院，你一个人，就像曠野上的一根柱子似地迎接着老年，那才說得上是一件慘事。可是這兒是完全合乎規律，出於自然的。

就是所謂：自然法則。

瑪麗央娜 您沒有家庭嗎？

乔尔諾戈鮑夫 有过的。

門鈴聲。

瑪麗央娜 爸爸？（跑到前廳中去，回來時与巴夫里克和斯杰潘一同進來。）

巴夫里克 （边走边說）瑪麗央娜，家里有什么吃的沒有？

不过要快一点兒，我們急着要走，这就已經要遲到了。（隨便地向乔尔諾戈鮑夫点了点头）証明書在哪兒？

瑪麗央娜 什么証明書？

巴夫里克 爸爸答应了替我从机关里开来，留在家里
的。

瑪丽央娜 他什么也没有交代。

巴夫里克 我当着你的面通知他的呀，好像，说的也是
俄國話！斯乔潑卡^①，这帮人真是！

瑪丽央娜 順便也問一声媽媽在哪兒吧？

巴夫里克 呶，在哪兒？

瑪丽央娜 嘿，你呀……

巴夫里克 什么？（仔細看着瑪丽央娜）不可能吧！

瑪丽央娜不作声。

好久了嗎？

瑪丽央娜不作声。

爸爸沒有打电话來？喂，說吧！

瑪丽央娜不作声。

你在教育我？馬卡連柯^②！

瑪丽央娜 可你真是一个討厭透了的叫人没法受的
“нарцисс”。

巴夫里克 你尽管当着客人的面賣弄你的學問吧。

乔尔諾戈鮑夫 据我所知，“нарцисс”这个字有两种意
义。一是水仙，是一种葱类園藝植物，开白花，芳
香扑鼻；二是指那种达到了自我恋爱状态的利己主

① 斯乔潑卡是斯杰潘的爱称。

② 馬卡連柯（1888—1939）是著名的苏联教育家。

义者。

巴夫里克 （挑战地）第二种，第二种！可是我还不知道，我还没有请教您……

乔尔诺戈鲍夫 不过我倒知道：你是个不懂礼貌的毛孩子。

巴夫里克 你说话得有个分寸，海军上校同志，别那么信口开河！

乔尔诺戈鲍夫 （轻声地）住嘴！

巴夫里克 我说，这儿不是你军舰上的司令台。

斯杰潘 海军上校同志，用不着我来向您指出吧……不过您是不是太冒失了呢？您没有研究情况就下了断语？巴维尔^①是我的同志，我也不因我们的友谊而感到惭愧……

乔尔诺戈鲍夫 （轻蔑地）同志！他傲慢无礼，你也就让他这样？一个真正的同志是不讨好、直言无隐的，你是个拍马屁的家伙，不是同志！

巴夫里克 （几乎要哭出来了的声音）玛丽央娜，这是你的熟人吗？鬼知道他是从哪儿鑽出来的！您叫我什么都成，可是斯杰潘……还没有较量过，你们两个人，谁遇见的危险多。他在近卫坦克部队一直打到了斯普累河^②，全身都被烧伤过……

斯杰潘 你算了吧……

① 巴维尔是巴夫里克的爱称。

② 德国境内流经柏林的一条河。